

A large, stylized blue bird logo is positioned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cover. It has a rounded body, a small head, and a long, curved tail. The bird is facing left.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light yellow circle on the right, separated by a vertical line. Several white birds are flying in the blue area.

导航鸟

DAO HANG NIAO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4572
L=5

导 航 鸟

徐 宏 智
邵 子 贤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导 航 鸟

徐宏智 邵子贤

*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1/2

字数: 89,000 印数: 1—25,000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98·268 定价: 0.33元

目 录

引 子	1
第一章 大海日出	10
第二章 练兵场上	22
第三章 石龙爷爷	37
第四章 特别任务	51
第五章 蛎山暗哨	64
第六章 乔装探敌	79
第七章 军民定计	102
第八章 虎穴斗敌	114
第九章 引鳖入瓮	128
第十章 螺号声声	144
尾 声	168

引 子

暮色沉沉，海风瑟瑟，大海正在涨潮。

排排巨浪呼啸着，翻滚着，从四面八方朝金山岛涌来。浪头呀，越过那礁石，漫过那浅滩，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岛上的峭壁山崖，喷溅起数丈高的浪花，发出一阵阵轰轰的吼声。

金山岛在抖动。

金山岛在呼号。

远处，不时传来我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。

岛上，东倒西歪的国民党碉堡空了，横七竖八的蒋匪军的铁丝网倒了。那弯弯曲曲的交通壕，也象一条被打伤了七寸的毒蛇，死气沉沉地躺在那里，不能动弹了。……

这是一九四八年夏。

一九四八年，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岁月呀！炮声隆隆，凯歌震天，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，我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国民党匪军发动着全面的大反

攻，夺城取镇，所向无敌。如今，隆隆的炮声震撼着渤海岸，我解放大军又一举攻克了这里的海陆交通要镇，掐死了美蒋援助东北之敌的补给基地之一。盘据在金山岛的国民党匪兵，早就被这隆隆的炮声吓破了胆，一个个如丧家之犬，惊弓之鸟，跟头把式地向南滩头拚命奔跑。

这两天，他们眼巴巴地盼着敌舰来接应。可是，报话员喊哑了嗓子，匪兵们盼红了眼珠，却仍是雾海茫茫，大浪滔滔，连个船影都不见。于是，他们失望了，唉声叹气，他们发疯了，狂叫乱骂。

这时，匪连长抽出匣枪，砰砰地朝空中放了两枪，大声吼道：“别吵了！爹娘老子骂上三天也没个屁用，快去抓几个渔花子来，俺他娘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自己想章程……”

一会儿工夫，从渔村里，匪兵们便抓来了一帮子人。不，在被抓的渔民后边，渔村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火愣愣地奔来了，就象呼嘎嘎地流过来一条愤怒的河。渔家人哪，不能眼瞅着贴心的亲人被抓走；渔家人哪，决不能让自己的阶级兄弟去为蒋匪兵抛命送死！他们的热血在沸腾，他们的双手攥紧了拳头。

匪连长一见，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急忙搭手爬上一块大礁石，扯起破锣嗓子嚷嚷道：“父老兄弟姐妹们，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不被共军共掉，

我们今晚就要星夜到大蟹岛去 搬兵 求援，回头好跟共军决一死战。谁愿意效忠国军，给我们领路导航，闯出鲨鱼口，尽快奔上大蟹岛，可赏给金元券一麻袋……”

渔家人，不用寻思，立刻明白了，原来敌人为了赶紧逃跑，要抄近道夜走鲨鱼口。可穷苦的渔家人，平日里受尽了匪兵的欺压残害，早就恨死了这帮披着人皮的海蛇恶鲨，没人愿意听匪连长念经。再说，谁不知夜闯鲨鱼口凶多吉少，谁不知导航就是去送命呀！于是，大家高一声低一声地吵嚷起来：

“渔家人的心是铁的，金元券打不动！”

“渔家人的骨头是硬的，刺刀吓不住！”

“俺们不去！”

“俺们不去！”

轰隆隆……炮声也响得更紧了。

匪连长一看自己的话没人听，竟象苍蝇啃铁块，一点都啃不动，真是又气又急，眼球差点儿都瞪得骨碌出来，杀猪似地嚎叫：“娘的，不去？不去就统统枪毙，叫共军来收你们的尸吧！老子再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，做人做鬼一句话，想活命的站出来！”

匪兵支起了机关枪，手指勾着扳机。那黑洞洞的枪口呀，就象是条张开大口的海蛇头，在不停地冲着人们晃动。



敌人要下毒手了。

天上的黑云，压得更低了。

海里的潮水，涌得更急了。

哒、哒……秒针儿在飞快地走动。

时间，在考验着渔家人。

“一分钟……两分钟……”匪连长盯着手腕上的金表狂叫着，“还有三十秒！娘的，机枪准备……”

“等等，俺去！”突然间，随着一声大喊，一个老渔民袒露着紫铜色的胸膛，挤出了人群。他，年过六旬，身躯粗壮，尽管在苦难的岁月里，海风吹白了鬓发，皱纹爬满了双颊，却依然精神抖擞，目光犀利，前额顶那灰发，直冲冲地向前立着，显示出刚强无比的倔强性格。

“石龙兄弟，你……”

“石龙大叔！……”

“石龙爷爷！……”

人们失声地叫了起来。

老石龙却冲大家豪爽地一笑：“行船凭舵，捕鱼靠网，他们要逃，不送送那太白瞎了俺渔家的本事。放心吧，这条水路俺知道怎么走，会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的！”

老石龙的心，象那清彻的泉水，渔家人一眼就能望到底。

老石龙的话，似那长空的雷，渔家人一听就知道要下什么雨。

人们纷纷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“爷爷，俺也跟你一块儿去！”这时，一个十四、五岁的渔家少年，用手拨开人群，赤着两只脚片，啪哒啪哒，一阵风似地向老石龙扑来。两只大眼睛，就象两团小火球似的明亮、炽热。

这是老石龙的孙子。

老石龙一愣：“海星，你……”

“海星，你不要去！”

“海星，你不能去！”

“……”

渔民们又着急地喊起来。

“去！”海星将小拳头使劲一挥，钢声硬气地说，“导航鸟能迎着风浪飞，俺也敢顶着风浪行，怕啥！”

“嘿嘿，好，好，真是个好伢子呀！”匪连长骨碌着两只贼眼珠，龇牙咧嘴地奸笑着。他心里在打着黑主意：老石龙呀老石龙，你要是敢耍滑，哄骗我们，孙子的小命可掐在我的手里，看你……嘿嘿！他想到这里，急忙命令匪兵把小海星拉上小炮艇。

老石龙爱抚地摸着小孙子的头，望望贴心的渔家人，那目光好象告诉大家：等隆隆的炮声响到金山岛

的时候，这里一切都会变了，到那时，俺们也会迎着大家的笑声回来的！

轰隆隆，轰隆隆……炮声一阵比一阵近。

“快快快，快上船！”匪连长惊恐万状。

匪兵们争着，抢着，打着，骂着，不顾一切地往船上爬去。小舢板在前，小炮艇、机帆船在后，匪兵们南逃奔命了。

大海，黑漆漆的，翻着巨浪，掀着大波。

小舢板在浪峰上飞，在波谷中钻。一会儿被涌浪噌地高高托起，一会儿又被涌浪蓦地埋进谷里。

石龙爷爷回头瞥一眼，小炮艇和机帆船紧紧地跟在后边。他不紧不慢地摇着橹，心却早飞到了鲨鱼口。

渐渐地，鲨鱼口临近了。

鲨鱼口，在金山岛东南，只有三十来海里，那真是个海上天险呀！险石丛生，礁多流急，排排恶浪撞击着数不清的礁石，水花暴雨般泼洒开来，形成了好多暗流漩涡，不时发出一阵阵龙吟虎啸般的轰响。多少年来，有一段民谣就一直在这样流传：“提起鲨鱼口，心中就发愁。行船绕道过，鱼虾躲着游。进入鲨鱼口，十人九命丢。”这民谣虽然凝结了渔家的血泪，但一代一代，却有不少勇闯鲨鱼口的英雄！

石龙爷爷就多次闯过鲨鱼口，后来又带着小海星

闯。今晚，他显得是那样沉着冷静。他举起手中的渔灯，朝小炮艇上的海星晃了三晃，便从容敏捷地摇着小舢板朝着鲨鱼口暗礁丛冲过去。

“呜——嘟嘟，呜——嘟嘟……”突然，石龙爷爷的耳边响起了那熟悉的海螺号声。他忙把藏在小舢板里的导航鸟放了出来。螺号声中，这些美丽的海鸟，扑楞楞，冲破乌云，搏击着风浪，围着小舢板盘旋。石龙爷爷打了一声呼哨，导航鸟便展开那劈风斩浪的翅膀，飞在前边引路了。

循着导航鸟飞的方向，小舢板象一支长了眼睛的利箭，左躲撞船石，右避丧命礁，绕暗流，越险滩，安全地驶过七七四十九个暗礁点，九九八十一一个海面石，甩掉了小炮艇和机帆船，飞速地向前急驶。

小炮艇上，匪连长大声呼喊。机帆船上，匪兵们乱糟糟慌作一团。匪连长到处寻找小海星。小海星正爬在高高的桅杆上，“呜——嘟嘟，呜——嘟嘟”地吹着海螺号。

匪连长挥动手枪冲小海星吼叫着：“他娘的，小鳖羔子，快给我滚下来，要不就开枪打死你！”

“呜——嘟嘟，呜——嘟嘟……”海螺号吹得更响了。

“快，把这个鳖羔子快给我拽下来，我要活活地把他扒皮喂鲨鱼！”匪连长气急败坏地逼着一个匪兵

往上爬。

哧溜溜，匪兵笨笨喀喀地刚爬了不高，船一晃荡，就掉了下来。

小海星一笑，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抽出鱼刀，挥手把船上悬挂的青天白日旗砍掉，然后一个腾空鱼跃，跳进了墨黑的大海。……

敌炮艇和机帆船，象断了线的风筝，在礁石丛中滴溜溜团团转着，要进进不了，要退又退不出来。真是闯进鲨鱼口，等着把命丢！

不一会儿，随着暗流的冲击，敌炮艇和机帆船直朝着丧命礁撞去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在敌人绝望的嚎叫声中，敌炮艇和机帆船被撞毁了。

石龙爷爷和小海星从礁丛里钻出来，爷俩都在笑，笑得是那样开心。他们的手里抱着刚刚捞起来的美式卡宾枪。

哗哗哗，大海高兴得使劲拍起了手。

哗哗哗，浪花欢乐得用力呼出了声。

第一章 大海日出

亮晶晶的启明星，向高旷深邃的天宇隐去。

一排排的大海浪，你推我拥，一直扑向岸边。

东方的海天之间，突然闪出一条耀眼的光带。这光带，在不断地扩展着，蔓延着，急剧地变幻着颜色，从淡青色、鱼白色，变成了乳黄色、金黄色，又变成了桔红色、玫瑰红色……霎时，天边的云彩仿佛被波涛击碎了似的，千万道霞光从大海里迸射出来，海水被煮沸了，烧红了！

一轮火红的太阳，宛如一盏大宫灯，甩着长长的穗子，从海天混沌之处，蓦地跃出了海面。

啊，太阳出来了！大海沸腾了！只见金灿灿，光闪闪，满天飞霞。

在金辉粼粼的海面上，在一片通红透亮的天光水色中，一只小舢板如一叶轻舟，飞快地窜出鲨鱼口，朝金辉笼罩的金山岛驶去。

前天晚上，石龙爷爷和小海星，在鲨鱼口的海龙



洞里避了一夜大风。昨天，他们刚要走，不料有一队蒋匪的舰船，绕着大弯，来到了鲨鱼口，远远地转了转便停下了，不停地朝着金山岛方向观望。一直到黑灯瞎火的时候才不见了。石龙爷爷心里如明镜，准是解放大军占了金山岛。今儿个一大早，爷俩便急不可待地摇着小舢板离开了鲨鱼口。

石龙爷爷紧摇着大橹，深情地凝望着金山岛。

小海星站在船头，眯缝着眼睛远眺着金山岛。

渐渐地，渐渐地，金山岛近了。黛青的海水，象一条丝带绕着港湾，绵绵的山峦，象绿色的屏风遮挡着浪花，多么秀丽的小岛呵！

“爷爷，快瞧，岛上好象有一面红旗！”眼尖的小海星惊喜地用手指着说。

“嗯，八成解放大军开进小岛了！嘿嘿，说不定这咱正跟俺们渔民一道斗渔霸哩。”爷爷笑脸欢声地说。

小海星听了斗渔霸，可高兴了！他早就恨死了狗渔霸。过去老一辈常说：“鲜鱼出海养三方，渔霸、船主、匪兵狼，渔民天天饿肚肠。”这一回呀，斗倒了渔霸、船主，打垮了匪兵，俺们渔民就能见天日，不再饿肚肠啦！

海星想到这里，又眨巴着大眼睛说：“爷爷，那大军是啥样子呀？”

爷爷听了哈哈地笑了：“傻孩子，大军是俺穷苦渔民百姓的队伍，是专门打中央军、刮民党，斗那些渔霸、船主、吸血鬼的。过去你还小，爷爷没敢跟你说呀。嘿嘿，他们呀，都是苦出身，都是冲锋陷阵的猛将。听说那还是在老早年以前，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队伍呢！这支大军开到哪里，哪里的敌人就完蛋，穷苦人就翻身做主人呀！……”

“毛主席，解放军……”小海星的心陡然亮起来。他跳着脚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俺明白了，解放军，子弟兵，毛主席，大救星……”

石龙爷爷听了，满意地点着头，咿咿呀呀地摇着橹，亮开嗓门，唱起了渔歌：

船行千里哎，要靠噢岸哎，
浪涌千层哎，永不噢停哎，
穷苦渔民哎哟，要呀要翻身哎哎，
一轮红日哎哟，照得四海红哎……

小舢板满载着嘹亮粗犷的渔歌，顶波穿浪地飞驰。金山岛眼瞅着到了！

啊，多么熟悉的金山岛，多么可爱的金山岛！小海星闭着眼睛都能在岛上走个遍。

阳光灿烂，常青树浓绿浓绿的。